



南国之冬

■韩卓颖

比起北国，南国的冬，似乎生得更灿烂温和些。

北国，冬的味道自然是醇厚的。但西北风一发作，便满身披覆了白雪，一花一草瞬间褪去鲜丽，天与地的颜色略显寡淡，城市只余下一片荒芜。

而南国之冬的形、色、声，总让人摸不着、猜不准。譬如一副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的姿态，或是一种酒过三巡，尚未醉倒，却有三分醉意，意犹未尽之感，尚以为正处深秋，却不知早已过了大雪时节，不禁让人疑惑：是秋，亦是夏，竟非冬？

南方入冬，目之所及皆为半青半黄之色，途经树下，几片落叶掉进你的帽兜，肩颈或是头顶。树下的落叶堆涌，呈山丘状，无人打搅，静谧地从浅秋跨越至凛冬。你纵使不出门去，凭窗闲眺，天铺展着灰蓝，枝叶吐着青黄，还有那丝毫不忌惮生人的白鹤鸽，从乌桕树缝隙间一跃而下，昂首阔步在大理石上，活像气场全开走台步的摩登女郎。

江南的太阳亦是平和的，阳光上了窗棂，檐壁，一面墙接着一面墙地摸上去。我们喜欢在一棵银杏树遮蔽的长椅上，负暄而坐，阳光从银杏叶中一丝一丝滑下来，掉落在你的发丝上，充盈阳光的味道，心中那份焦炙又蓬松的暖意骤然被提起。夏季阳光毒辣，春秋又多被阴雨打搅，唯有冬日的阳光，才能酿制出纯真的香味。我们如此珍爱冬日的阳光，兴许是南方没有暖气的缘故，大家都搓起双手，抖擞双腿御寒。哪怕待在朝南的屋子里，也不免洇出一身的湿冷来。正因如此，最好摘掉屋顶，收起伞具，抛却任何遮掩，让头顶挨着天顶，互相暖着。

江南的雨，冬日也不缺席，倒也不像春夏秋三姐妹那般放肆不羁，而是略显收敛和拘谨。我最不爱落雨，但逢雨天，心比天还要阴上几分，做事都像这雨懒散又黏腻，好不畅快。江南的雨总连绵不绝，下起来像闹脾气的丫头，没完没了。一把伞总不知往哪儿打才好，细雨斜飞，打湿了周身，一股阴湿的味道直冲鼻尖，印入心底，忍不住打几个寒噤。

南方的雪是罕景，不似北方，倏忽就能坐拥一场大雪，那奶白色稠密得令人心生荡漾。而江南只赏几粒雪子，须静下心来侧耳细听。你听，那是她们与枝叶、大地之间的夜间密语，窸窸窣窣作响。南方的雪，只要肯落，还是别有风味的。杭州的断桥残雪，每年总有人蹲守下雪的信息，一有苗头，便兴致盎然地去寻求最佳摄影点，一睹神秘雪女下凡的姣好面容。中国诗文里，描绘南方雪景的也不少，煮雪烹茶，围炉夜话，都是文人们偏爱的缱绻诗意。如熟知的张岱《湖心亭看雪》一文：“雾凇沆砀，天与云与山与水，上下一白。”悠然迷蒙之境便飘然而出。

南国之冬，多彩有味，想到这，又平添了几分暖意。

■刘凯

“寒风摧树木，严霜结庭兰。”在人们的印象或感觉中，严冬似乎是扼杀一切生命的刽子手，朔风凛冽，万物凋零，大地沉寂。其实不然，在冬天的深处，依然有许多鲜活的生命在无畏地抗击着严寒，彰显着倔强和不屈。冰层下面的鱼，便是挑战严冬的精灵。

“溪深难受雪，山冻不流云。”严冬到来后，北国平原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，曾经万紫千红、鸟语花香、溪水欢唱的世界，顿时暗哑、沉寂起来，仿佛一切生命都停止了活动、停止了呼吸。然而，鱼没有。厚厚的冰层上面，是冰雪的晶莹世界；而冰层下面，是一方鲜活的天地：河水欢流，清澈碧透，各种各样的鱼在深水处、水草间优哉游哉地嬉戏、追逐，旁若无人且又惬意非常。似乎它们并不知道季节已经变换，对冰面之上肃杀萧索的冬天不闻不问。

大地封冻之后，我经常回到农村的老家，去村中的深塘看乡亲们破冰捕鱼：他们用尖利的冰镩子在厚厚的冰面上扎出一个个圆圆的冰眼，然后下网捕鱼。我常常趴在冰眼处俯瞰冰下的世界——更准确地说，应该是“欣赏”：那一尾尾肥硕的鱼像一群赶考的举子，熙熙攘攘地游来游去，黑黑的脊背在水面上划过一道道弧线，谱成了深冬里独特的冰下五线谱；肥大的白鲢鼓着腮帮子悠闲地吐着气泡，瞄见人影摇动，啪地一甩长尾，箭一般游

进草丛的深处，水花溅起多高！还有那一团团搅在一起的泥鳅，在靠近岸边的地方像集会一样滚成“鱼球”；最调皮的要数鲫鱼，它们是水下最活跃的分子，忽而东去，忽而西来，没有片刻的安静，仿佛全身蕴藏着使不完的活力和激情……

面对着深冬的水下精灵，我觉得下网抓捕实在是有些残忍：鱼儿一路奔波，从春到冬，品味和欢享着生命的快乐。在“万花凋谢鸟影稀”的季节里，它们没有像花一样遁去了美丽和鲜艳，没有像鸟一样隐没了歌声和身影，而是依然无畏地游动在生命的河流里，这难道不是一群渴望生命、热爱生活的勇士吗？对待勇士，我们应该投以景仰的目光，而不应该投之以网具！

冬闲的时候，我也喜欢去河边走走，看鱼儿在冰下晒阳。

中午时分，阳光君临冰面。这时的鱼儿，都会聚拢到靠近岸边的向阳之地，在透明的冰层下面，噘着小嘴，享受阳光的抚慰。一些淘气的孩子会趁机砸冰震鱼——用铁锤猛击冰面，将冰下晒阳的鱼儿震昏，然后破冰而取之。从小到大，我很少做过这事，倒不是因为我是女孩子，是因为我觉得捕鱼的过程尽管充满了快乐，但获取这种快乐不能建立在另一种生命的夭折甚至牺牲上！更为重要的是，我对冬天的鱼儿充满了敬意：我敬畏那些在冰下晒阳的鱼儿，它们渴望阳光，渴望生活，享受阳光，享受生活，在渴望与享受中体味生命的幸福！无论在什么境况下，它们都能够心中种下一缕阳光，激活行将老去的理想和激情，充分享受生命所赋予的快乐和自由！



冬季（视觉中国）

异木棉花开

■潘朝红

每天往返于这条路上，我都有种恍惚，那铺排在绿化道里的绯红云霞，如十里桃花般炫目。我仿佛跌入了另一个时空，置身于一个梦幻的春天。

“姹紫嫣红异木棉，满树粉黛映蓝天。”“美丽的异木棉花，温暖着整个冬季。”很快，我从朋友圈里也看到了它们的身影。这种叫做异木棉的花树，仿佛一夜之间蔓延到人们的心头。大家纷纷拍下它的照片，对着它赞美着、感慨着。

异木棉树花开如雪如海，放望去，像一团团粉红粉白的云朵飘荡在半空。我走近一棵树旁仰头看，它硕大的花朵又如万颗繁星悬挂在葱绿的枝叶间。那如彩缎般细长的花瓣，皱在一起卷着边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透亮，粉糯，像可口的云片糕。我边走边陶醉，秀色可餐，虽然并不能真的摘来它吞下，但被这样的美和浪漫包裹着，感觉空气中都荡漾着香甜。

越发对这花儿着了迷。上班时忙里偷闲查了一下，异木棉花

正名美丽异木棉，别名美人树。果真是名如其花，如身份优越的皇家妃子，每一个称呼都显示着美艳，招摇的底气十足。“花开枝上明红火，枝摇风中似火燃。艳丽妍媚独胜雪，犹如火焰舞春天。”不知哪位文人写下赞美异木棉花的诗句，可谓把它的美和姿态表达得一览无余。

我也想去拍异木棉花，想等到周末，换上漂亮的裙子，背着相机，去和它来一场亲密接触。可一周一周，不是工作就是家事，我无暇分心追逐它。但心里对它的惦念从没消退，每天从花树旁走过，我都在心里默念：千万不要那么早败，你可一定要等我呀！

终于，在上一个周末的寂静午后，我拿起相机，独自一人来到这些美人树旁。“美人”依旧容光溢彩，季节越深，越是娇艳。它们挺着酒瓶般丰腴绰约的身子，抖散着一树柔韧的枝干，大朵大朵的花影影绰绰。有些树一半绿叶、一半粉花，相互辉映着。有些树简直不管不顾，全是花，熙熙攘攘，撒泼似的，开得浓烈又坦诚。

我被这些花的气势镇住了。百花争艳，它未必会输给谁。但它不与繁花争春，不与万众占夏。待千树万花都风光过，它才华丽登场。它看似孤傲，却藏着海纳百川的胸襟。它是想在冬天这个万物萧条的季节，给大地增加些颜色吧。没想到，一出场，光彩非凡，它出现在哪里，哪里就像是春天。

日光强烈，影子温柔。一阵暖风吹过，纷纷扬扬的花瓣雨落下，我徜徉在这粉红的花海里，看得失了神。“哇！这张好看，还有这张。”不远处，两个女子站在花树旁对着手机，兴奋地说着。“快来，给你也拍几张，就站在这里，和花一起，太美了！”她们眼神亮晶晶，满脸喜悦，在异木棉花的映衬下，是那么动人。我赶紧拿起相机，把这迷人的烟火人间定格在镜头里。

花开一冬暖倾城，感谢异木棉花这场浩大的盛开。让我的心浸润在南国的冬天里，感受着幸福与温暖。和花一样，只要我们心里装着明媚，日子就能过得灿烂。不管是乍暖还寒的春天，还是天寒地冻的冬天。